

紅樓夢索隱

下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鶚 著
王夢阮 沈瓶庵 索隱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紅樓夢索隱

下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王夢阮 沈瓶庵 索隱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第八十一回

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

且说迎春归去之后，邢夫人像没有这事，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，却甚是伤感，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。只见宝玉走来请安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边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宝玉才挨上炕来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

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瞧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并不为什么，只是昨儿听见二姊姊这种光景，我实在替他受不得。虽不敢告诉老太太，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。【索隐】所谓金枝玉叶，天潢贵胄。况且二姊姊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。”【索隐】语味奇隽。说着，几乎滴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没法儿的事。俗语说的，‘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’，叫我能怎么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：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姊姊接回来，还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旧我们姊妹弟兄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玩，省得受孙家那混帐行子的气。等他来接，咱们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们留一百回，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。这样岂不好呢！”【索隐】宝玉一番说话，如以寻常家庭普通习惯例之，自觉其稚态可掬。然王姬下嫁，恃尊挾贵，历朝对待驸马之手续且有不止于是者。夹缝中有文字，善读者幸勿呆看。

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，混说的是什么！大凡做了女孩儿，终久是要出门去的，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里顾得，也只好看

他自己的命运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。你难道没听见人说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，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姊姊做娘娘呢。【索隐】足见天家自在例外，用撇笔点醒，狡猾之至。况且你二姊姊是新媳妇，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气，新来乍到，自然要有些别扭的。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，生儿长女以后，那就好了。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，我知道了是不依的。你快些干你的去罢，不要在这里混说。”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，坐了一回，无精打彩的出来了。憋着一肚子闷气，无处可泄，走到园中，一径往潇湘馆来。

刚进了门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黛玉正在梳洗才毕，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合谁恼了气了？”连问几声。宝玉低着头，伏在桌子上，呜呜咽咽，哭的说不出话来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瞧着他，一会儿问道：“到底是别人合你恼了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宝玉摇手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。”黛玉道：“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没有趣儿！”黛玉听了这话，更觉惊讶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！”

宝玉道：“也并不是我发疯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能不伤心。前儿二姊姊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。还记得咱们初结‘海棠社’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。如今宝姊姊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姊姊又出了门，丢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，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。我原打算告诉老太太接二姊姊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发呆，混说，我又不敢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，园中光景，已经大变了。若再过几年，又不知怎么样呢。【索隐】开国无几时已具如此现象，其后可知。悼红轩中得意语实伤心语。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难受起来。”黛玉听了这些言语，把头渐渐的低着下去，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

紫鹃刚拿进茶来，见他两个这样，正在纳闷。只见袭人来了，进来看见宝玉，便说道：“二爷在这里么，老太太那里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。”黛玉听见是袭人，便欠身起来让坐。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。宝玉看见道：“妹妹，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，你也不用伤心。你要想

我的话时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。你歇歇儿罢，老太太那边叫我，我看看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往外走了。袭人悄问黛玉道：“你两个人又为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为他二姊姊伤心，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，并不为什么。”袭人也不言语，忙跟了宝玉出来，各自散了。宝玉来到贾母那边，贾母却已经歇午，只得回到怡红院。

到了午后，宝玉睡了中觉起来，甚觉无聊，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见他看书，忙去泡茶伺候。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《古乐府》，随手翻来，正看见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一首，不觉刺心。因放下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时，却是晋文，翻了几页，忽然把书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呆的坐着。袭人倒了茶来，见他这般光景便道：“你为什么又不看了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接过茶呷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来，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。忽见宝玉站起来，嘴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好一个‘放浪形骸之外’！”

【索隐】六字是世祖铁案。袭人听见，又好笑，又不敢问他，只得劝道：“你若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还到园里逛逛，也省得闷出毛病来。”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，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。

一时走到沁芳亭，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来至蘅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窗掩闭。转过藕香榭来，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栏干上靠着，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。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。只听一个说道：“看他游上来不游上来。”好似李纹的语音。一个笑道：“好，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来的。”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。一个又道：“是了，姊姊你别动，只管等着。他横竖上来。”一个又说：“上来了。”这两个却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。

宝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块小砖头儿，往那水里一撩，“砰咚”一声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：“这是谁这么促狭？吓了我们一跳。”宝玉笑着从山石后直跳出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好乐阿，怎么不叫我一声儿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，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。没什么说的，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。刚才一个鱼上来，刚刚儿的要钓着，被你吓跑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玩竟不找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

宝玉道：“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的运气好。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

的运气好，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。咱们谁先钓？”探春便让李纹，李纹不肯。探春笑道：“这样就是我先钓。”回头向宝玉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鱼，我可可不依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原是我吓你们玩，这会子你只管钓罢。”

探春把丝绳抛下，没十来句话的工夫，就有一个杨叶窠儿吞着钩子把漂儿坠下去，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是活迸的。侍书在满地上乱抓，两手捧着，放在小磁缸内清水养着。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。李纹也把钓竿垂下，但觉丝儿一动，忙挑起来，却是个空钩子。再垂下去，半晌钓丝一动，又挑起来，还是空钩子。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，原来往里钩了。李纹笑道：“怪不得钓不着。”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，换上新虫子，上边贴好了苇片儿。垂下去一会儿，见苇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来，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。李纹笑着道：“宝哥哥钓罢。”宝玉道：“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钓了我再钓。”岫烟却不答言。只见李绮道：“宝哥哥先钓罢。”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。探春道：“不必尽着让了。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，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。”李绮笑着遂按了钓钩儿，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。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，【索隐】写钓鱼一段细腻熨贴，活泼泼地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尝与友人评论小说价值，友谓《红楼梦》固自可取，然亦不至如世俗推尊之甚，视为空前绝后之作。予曰：“信如子说，何以数百年来仅有一部《红楼梦》，而无第二之《红楼梦》出现？”友曰：“此是世人眼光为所拘束，后来虽有佳著，而其地位已为《红楼梦》所占据。即以《红楼》言《红楼》，女子之视《红楼》者必不如男子爱之之甚，此即眼光拘束之一证，未可视为定论也。”予曰：“君但择其中一节，掩去原文而令数十人照情节分拟之，但有盖过原文者，则《红楼》自不足推重，否则未可空言誉议也。”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，探春才递与宝玉。

宝玉道：“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”便走下石矶，坐在池边钓起来，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都躲到别处去了。宝玉垂着的竿儿等了半天，那钓丝儿动也不动。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，宝玉把竿子一晃，又吓走了。急的宝玉道：“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，他偏性儿慢，这可怎么样呢？好鱼儿，快来罢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”说得四人都笑了。

一言未了，只见钓丝微微一动。宝玉喜得满怀，用力往上一拽，把钓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两段，丝也振断了，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。众人越发笑起来。探春道：“再没见像你这样莽人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慌慌张张跑来说：“二爷，老太太已醒了，叫你快去吧。”五个人都吓了一跳。探春便问麝月道：“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就只听见说是什闹破了，叫宝玉来问，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。”【索隐】上文写钓鱼不得，而紧接闹破查问，故作波澜。用笔迷离惝恍，反正皆到。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，说道：“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不知什么事，二哥哥你快去，有什么信儿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。”说着便同李纹、李绮、岫烟走了。

宝玉走到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。宝玉看见无事，才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贾母见他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时候，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癩道人治好了的。那会子病里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”宝玉想了一回道：“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，疼的眼睛前头漆黑，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、拿刀举棒的恶鬼。躺在炕上，觉得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。以后便疼的任什么知道了。到好的时候，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来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便不见了。我的头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”贾母告诉王夫人道：“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937

说着凤姐也进来了，见了贾母，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，说道：“老祖宗要问我什么？”贾母道：“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还记得怎么样？”凤姐儿答道：“我也全不记得。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，【索隐】豫王之下江南恣行杀戮，而事后文过，以为非出本心，此歌功颂德者之习惯语。我江南劫数如此，无害于恢恢之王度也。有什么，拿什么，见什么，杀什么。自己原觉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贾母道：“好的时候还记得么？”凤姐道：“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，【索隐】言官揭参耶？士民呼吁耶？抑或天道所不容耶？冷隽可喜。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。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。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，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。倒是这个和尚道人，阿弥陀佛，才是

救宝玉性命的，【索隐】宝玉性命是和尚道士救的。然则世祖如不逊位出家，终不得终其天年矣！只是没有报答他。”凤姐道：“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病来呢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问你太太去来，我懒得说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刚才老爷进来，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帐东西，邪魔怪道的。如今闹破了，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，要问死罪的了，前几天被人告发了。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卖与斜对过当铺里。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，潘三保还要加，当铺里那里还肯。潘三保更买嘱了这老东西，因他常到当铺里去，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。他就使了个法儿，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乱起来。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，果然见效。他又向人家的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。岂知老佛爷有眼，应该败露了。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个绢包儿。当铺里人拾起来一看，里头有许多纸人，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。正诧异着呢，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。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边一搜，搜出一个匣子，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，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。立时送到锦衣府去，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。所以知会了营里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几匣子闷香。炕背后空屋子挂着一盏七星灯，灯下许多草人，有头上戴着脑箍子的，有胸前穿着钉子的，有项上拴着锁子的。柜子里无数纸人儿，底下几篇小帐，上面记着某家验过，应找银若干。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。”

凤姐道：“咱们的病，一准是他。我记得咱们病后，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，要向赵姨娘讨银子，见了我，便脸上变貌变色，两眼鸛鸡似的。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，总不知什么原故。如今说起来，却原来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这里当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？忍得下这种毒手！”贾母道：“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，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老货已经问了罪，决不好叫他来对证。没有对证，赵姨娘那里肯认帐。事情又大，闹出来，外面也不雅，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你这话说的也是，这样事，没有对证，也难作准。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，他们姐儿两个，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？罢了，过去的事，凤哥儿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。”遂叫鸳鸯

琥珀等传饭。

凤姐赶忙笑道：“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！”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。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儿传饭：“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，说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。”贾母道：“你去罢，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。”王夫人答应着，便留下凤姐儿伺候，自己退了出去。

回至房中，合贾政说了些闲话，把东西找了出来。贾政便问道：“迎儿已经回去了，他在孙家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迎丫头一肚子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。”因把迎春的话说了一遍。贾政叹道：“我原知不是对头，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，叫我也没法。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还是新媳妇，只指望他以后好了便好。”说着，“嗤”的一笑。【索隐】以“嗤的一笑”领出宝玉一番说话，以述宝玉一番说话渡入重进家塾，玲珑剔透。贾政道：“笑什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笑宝玉，今儿早起特特的到这房里来，说的都是些孩子话。”贾政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王夫人把宝玉言语笑述了一遍。贾政也就忍不住的笑，因又说道：“你提宝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。这小孩子天天放在园里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儿不济事，还是别人家的人，生儿若不济事，关系非浅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，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边人。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，咱们家里的小孩，个个踢天弄井，鬼聪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，胆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，一日哄哥儿似的，【索隐】说尽南书房诸人丑态。没的白耽误了。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。如今儒老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，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，不至以顛预了事。【索隐】选派师傅必择老成耆旧者，以其弹压得住耳。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，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的很是。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。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，也是好的。”贾政点头，又说些闲话，不提。

且说宝玉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早有小厮们传进话去说：“老爷叫二爷说话。”宝玉忙整理衣服，来至贾政书房中，请了安站着。贾政道：“你近来做些

什么功课？虽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近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，况且每每的见你推病不肯念书，如今可太好了，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玩玩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，把自己的正经事，总丢在脑袋后头。就是做得几句诗词，也并不怎么样，有什么稀罕处！比如应试选举，到底以文章为主，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。我可嘱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，单要学习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。”【索隐】俨然有废立之意。遂叫李贵来说：“明儿一早，传焙茗跟了宝玉去，收拾应念的书籍，一齐拿过来我看看，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”喝命宝玉：“去罢！明日起早来见我。”宝玉听了，半日竟无一字可答，因回到怡红院来。

袭人正在着急听信，见说取书，倒也欢喜。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，欲叫拦阻。贾母得信，便命人叫过宝玉来，告诉他说：“只管放心先去，别叫你老子生气。有什么难为你，有我呢。”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：“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。”袭人等答应了，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袭人便叫醒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服，打发小丫头儿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，拿着书籍等物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，先打听“老爷过来了没有？”书房中小厮答应：“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，里边说梳洗呢，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心里稍稍安顿，连忙到贾政这边来。恰好贾政着人来叫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贾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，带了宝玉上了车，焙茗拿着书籍，一直到家塾中来。

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：“老爷来了。”代儒站起身来，贾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请安。代儒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：“老太太近日可安么？”宝玉过来也请了安。贾政站着，请代儒坐了，然后坐了。贾政道：“我今日自己送他来，因要求托一番。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，才是终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，虽懂得几句诗词，也是胡诌乱道的，就是好了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，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干涉。”【索隐】王者以修齐治平为学，文墨之事但可于万几之暇偶一为之，岂效咕哔之儒孜孜章句。按太宗世祖屡以是语诫诸王宗室。高宗亦谕诸子云：皇子读书惟当讲

求大义，有益立身行己。至寻常琢句已为末务，况可效书生习气以虚名相尚乎？又云：我国家世敦淳朴，所重在国书骑射。凡我子孙自当恪守，乌可效书愚陋习流入虚漫。设相习成风，其流失必至羽林侍卫以脱剑学书为雅，相率入于无用。甚且改变衣冠，更易旧俗，所关匪小，不可不防其渐。着将此谕实贴书房，俾诸皇子触目惊心勿忽。书中所言即摘叙此意。遗闻旧制于无意中夹入，如此类者正复不少。代儒道：“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，灵性也还去得，为什么不念书，只是心野贪玩。诗词一道，不是学不得的，只要发达了以后，再学还不迟呢。”贾政道：“正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读书、讲书、作文章。倘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。”说毕，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辞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门首，说：“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。”贾政答应着，自己上车去了。

代儒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，薄薄儿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放在抽屉里藏着。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”宝玉站起来道：“大好了。”代儒道：“如今论起来，你可也该用功了。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。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，打头儿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写字，晌午讲书，念几遍文章就是了。”

宝玉答应了个“是”，回身也坐下时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平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钟来，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、说得知心话儿的，【索隐】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河山之异，眷怀曩昔，怆然涕下。心上凄然不乐，却不敢作声，只有闷着看书。

代儒告诉宝玉道：“今日头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罢。明日要讲书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笨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，试试你近来的功课何如，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。”说得宝玉心中乱跳。欲知明日讲解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索隐】此回无甚注射。游鱼之占亦如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之意。砚边共钓，四美轮流得彩而独不与宝玉者，悼红之意不以正统相畀也。下半回重入家塾，而以“奉严词”三字冠之，以见求学非出本心，意马心猿瞬

息千里，有君如此，岂能垂统万年，传之无极耶？回中“放浪形骸之外”句是世祖一篇传赞。

自开首起至“再没见过像你这样莽人”为一段，以下至“都跟着老太太吃”为一段，以下至回（来）[末]又为一段，凡三段而皆为“正说着”句递下，以迎春事贯串之，章法井然。

【护花评】叙宝玉到黛玉处大哭，提起海棠社及宝钗香菱俱去，再过几年园中不知作何光景，不如早死等说，触起黛玉心事。与前后文遥遥照应，通篇皆血脉贯通。

又：借钓鱼占兆，独宝玉脱空钓竿折断，为将来出家预兆。

又：马道婆事败，伏赵姨娘将来鬼附自责事。

又：宝玉再入家塾学做八股，为后来中举地步。

【大某评】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。

第八十二回

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

话说宝玉下学回来，见了贾母。贾母笑道：“好了，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。去罢，见了你老爷，回来散散儿去罢。”宝玉答应着，去见贾政。贾政道：“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？师父给你定了功课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定了。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念文章。”贾政听了，点点头儿，因道：“去罢，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该学些人功道理，别一味的贪玩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学早些起来。你听见了？”宝玉连忙答应几个“是”，退出来，忙忙又去见王夫人，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。

赶着出来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潇湘馆才好。刚进门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“我依旧回来了。”猛可里倒吓了黛玉一跳。紫鹃打起帘子，宝玉进来坐了。黛玉道：“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阿呀，了不得！我今日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么，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这会子瞧见你们，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，真真古人说‘一日三秋’，这话再不错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上头去过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都去过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别处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没有去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也该瞧瞧他们去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会子懒得动了，只和妹妹坐着说一会话儿罢。老爷还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日再瞧他们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坐坐儿，可是正该歇歇儿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那里是乏，只是闷得慌。这会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，你又催起我来。”

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因叫紫鹃：“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泡一碗。二爷如今念书了，比不得头里。”【索隐】玩其词气，此次念书或指世祖亲政言之。官

中府中一日万几，似不能如前时之逍遥潜邸，恣情取乐也。紫鹃笑着答应，去拿茶叶，叫小丫头儿泡茶。宝玉接着说道：“还提什么念书，我最厌这些道学话。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，拿他诳功名混饭吃也罢了，还要说代圣贤立言。好些的，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；更有一种可笑的，肚子里原没有什么，东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，还自以为博奥。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？目下老爷口口声声要我学这个，我又不肯违拗，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，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，也曾看过。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，也有清微淡远的。那时候虽不大懂，也觉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况且你要取功名，这个也清贵些。”【索隐】董妃在宫亦或乘机进谏，无如圣心固执，格格不入，只得知难而退。宝玉听到这里，觉得不甚入耳，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的人，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？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，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。

正说着，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，却是秋纹和紫鹃。只听秋纹道：“袭人姐姐叫我到老太太那里接去，谁知却在这里。”紫鹃道：“我们这里才泡了茶，索性让他吃了再去。”说着，二人一齐进来。宝玉和秋纹笑道：“我就过去，又劳动你来找。”秋纹未及答言，只见紫鹃道：“你快吃了茶去罢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”【索隐】粉黛三千，尹邢争宠，此中情况，盖可想见。秋纹啐道：“呸，好混帐丫头！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宝玉起身才辞了出来。黛玉送到房门口儿，紫鹃在台阶下站着，宝玉出去，才回房里来。

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，进了屋子，只见袭人从里间迎出来，便问：“回来了么？”秋纹应道：“二爷早来了，在林姑娘那边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今日有事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事却没有。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：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，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，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办。我想，服侍你一场，赚了这些言语，也没什么趣儿。”说着，便伤起心来。宝玉忙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放心。我只好生念书，太太再不说你们了。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，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。我要使唤，横竖有麝月秋纹呢，你歇歇去罢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要真肯念书，我们服侍你也是欢喜的。”【索隐】此处袭人盖代表博尔济锦继后，以见董妃之处境孤立。

宝玉听得了，赶忙吃了晚饭就叫点灯，把念过的“四书”翻出来。只是从

何处看起？翻了一本看去，章旨里头似乎明白，细按起来，却不很明白。看着小注，又看讲章，闹得梆子下来了，自己想道：“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，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。”便坐着呆呆的呆想。袭人道：“歇歇罢，做工夫也不在这一时的。”

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。麝月袭人才服侍他睡下，两个方才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觉，觉得宝玉炕上还是翻来覆去。袭人道：“你还醒着呢么？你倒别混想了，养养神明儿好念书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只是睡不着。你来给我揭去一层被。”袭人道：“天气不热，别揭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心里烦躁的很。”自把被窝褪下来。袭人忙爬起来按住，把手去他头上一摸，觉得微微有些发烧。袭人道：“你别动了，有些发烧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袭人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。”宝玉道：“不怕，是我心烦的原故。你别吵闹，省得老爷知道了，必说我装病逃学，不然怎么病得这样巧。明儿好了，原到学里去就完事了。”袭人也觉得可怜，说道：“我靠着你睡罢。”便和宝玉捶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。

直到红日高升，方才起来。宝玉道：“不好了，晚了！”急忙梳洗毕，问了安，就往学里来了。代儒已经变着脸，说：“怪不得你老爷生气，说你没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懒惰，这是什么时候才来！”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说了一遍，方过去了，原旧念书。

到了下晚，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有一章书你来讲讲。”宝玉过来一看，却是“后生可畏”章。宝玉心上说：“这还好，幸亏不是《学》、《庸》。”问道：“怎么讲呢？”代儒道：“你把节旨句子细细儿讲来。”宝玉把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说：“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，教他及时努力，不要弄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抬头向代儒一瞧。【索隐】神气活现，句中有画。满洲最讲礼节忌讳，宫中尤甚，汉人无此精密也。代儒觉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“你只管说，讲书是没有什么忌讳的。《礼记》上说‘临文不讳’，只管说，‘不要弄到’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不要弄到老大无成。先将‘可畏’三字激发后生的志气，后把‘不足畏’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。”说罢，看着代儒。

代儒道：“也还罢了。串讲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圣人说：人生少时，心思才力，样样聪明能干，实在是可怕的。那里料得定他后来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。

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岁，又到五十岁，既不能够发达，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。”

代儒笑道：“你方才节旨讲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。‘无闻’二字不是不能发迹做官的话。‘闻’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‘闻’了。不然，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，岂不是不做官的人，难道也是‘无闻’么？‘不足畏’是使人料得定，方与‘焉知’的‘知’字对针，不是‘怕’的字眼。要从这里看出，方能入细。你懂得不懂得？”宝玉道：“懂得了。”代儒道：“还有一章，你也讲一讲。”代儒往前揭了一篇，指给宝玉。宝玉看是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。

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，便陪笑道：“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。”代儒道：“胡说！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，也说没有做头么？”宝玉不得已，讲道：“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，见了色便好的了不得。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，人偏都不肯好他。至于那个色呢，虽也是先天中带来，无人不好的。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欲，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似的？孔子虽是叹息的话，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。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总是浮浅，直要像色一样的好起来，那才是真好呢。”

代儒道：“这也讲的罢了。我有句话问你：你既懂得圣人的话，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？我虽不在家中，你们老爷也不曾告诉我，其实你的毛病我却尽知的。做一个人，怎么不望长进？你这回儿正是‘后生可畏’的时候，‘有闻’‘不足畏’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个月，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，再念一个月文章。以后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了。如若懈怠，我是断乎不依的。自古道：‘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’你好生记着我的话。”宝玉答应了，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课干去。不提。

且说宝玉上学之后，怡红院中甚觉清净闲暇。袭人倒可做些活计，拿着针线要做个槟榔包儿，想着如今宝玉有了功课，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。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没有结果？兔死狐悲，不觉滴下泪来。忽又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【索隐】换言之，则曰：初非嫡配，原是继配而已。宝玉的为人，却还拿得住，只怕娶了一个利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

香菱后身。素来看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，自然是黛玉无疑了。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。想到此际，脸红心热，拿着针不知戳到哪里去了，便把活计放下，走到黛玉处去探探他的口气。

黛玉正在那里看书，见是袭人，欠身让坐。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：“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那里能够，不过略硬朗些。你在家做什么呢？”袭人道：“如今宝二爷上了学，房中一点事儿没有，因此来瞧瞧姑娘，说说话儿。”说着，紫鹃拿茶来。袭人忙站起来道：“妹妹坐着罢。”因又笑道：“我前儿听见秋纹说，妹妹背地里说我们什么来着？”紫鹃也笑道：“姐姐信他的话！我说宝二爷上了学，宝姑娘又隔断了，连香菱也不过来，自然是闷的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还提香菱呢，这才苦呢，撞着这位太岁奶奶，难为他怎么过！”把手伸着两个指头道：“说起来，比他还利害，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。”

黛玉接着道：“他也够受了，尤二姑娘怎么死了。”袭人道：“可不是。想来都是一个人，不过名分里头差些，何苦这样毒！外面名声也不好听。”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，今听此话有因，【索隐】千古奸雄于利害切身之际，往往将其深闭固拒，匿不示人之衷曲，流露于不自觉。所谓观人必于其微也。以袭人平日之貌为谦谨，无微不至，而亦有伸两个指头之时。作伪心劳日拙，岂不然哉。便说道：“这也难说。但凡家庭之事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，就是西风压了东风。”袭人道：“做了旁边人，心里先怯了，那里倒敢去欺侮人呢！”【索隐】人有不敢也而后可以有敢。

947

说着，只见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：“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么？那位姐姐在这里呢？”雪雁出来一看，模模糊糊认得是薛姨妈那边的人，便问道：“作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。”雪雁道：“略等等儿。”雪雁进来回了黛玉，黛玉便叫领他进来。

那婆子进来请了安，且不说送什么，只是觑着眼瞧黛玉，看的黛玉脸上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因问道：“宝姑娘叫你来送什么？”婆子方笑着回道：“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蜜饯荔枝来。”回头又瞧见袭人，便问道：“这位姑娘不是宝二爷房里的花姑娘么？”袭人笑道：“妈妈怎么认得我？”婆子笑道：“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门，所以姑娘们都不大认得。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，我们都模糊记得。”说着，将一个瓶儿递给雪雁，